

过年 梅陇人的集体记忆

# 我心中的年味儿

覃祺深

老舍先生在《北京的春节》里，这样回忆胡同里过年的景象：“天一擦黑，鞭炮响起来，便有了过年的味道。这一天是要吃糖的，街上早有好多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，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瓜形，又甜又黏，小孩子们最喜欢。”

我也是个爱吃糖的小孩。每年家里都会买各种各样的糖果，那些花花绿绿的糖纸，我吃完都舍不得丢弃，还会把它们折成大大小小的方牌。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，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，“年”是最庄重热烈的。每到年末，忙碌了一整年的人们都会卸下一身的风尘，就算远在千里也要回家团圆。收红包、穿新衣、放鞭炮、贴春联，这是我对过年最深的记忆。人勤春早、万象更新是中国人的传统，进入腊月，大人们就开始忙活，大扫除、购年货、煎炸蒸煮，尽管习俗千差万别，却承载着共同的希冀——辞旧迎新。

鞭炮声此起彼伏，在旷日持久的年货采办中，在年夜饭的碗盘磕碰中，在家中长辈的唠唠叨叨中，年味积聚得格外浓稠。与年有关的记忆，都藏在这些琐碎细节中。

我从小就是个财迷，因为我的数学不错，所以全家都喜欢让我数钱。起初因为年纪小，我的压岁钱由妈妈保管，长大几岁之后，父母便让我自由支配压岁钱了。

我在日记本里记录下这些钱的用处，哪怕只买了一块橡皮。因为花的是自己的钱，我变得越来越小气，笔芯写完最后一滴墨水才会买新的。

2020年，新冠疫情肆虐全国。看到武汉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我捐出存了很久的那笔钱。妈妈说我这只“铁公鸡”终于拔毛了。这些钱足够我买很多学习资料和学习用品，但我觉得捐献给需要帮助的人更为重要，所以我不后悔。

闻着厨房里飘出的香味，看着泛着油光的各色菜肴，那条香喷喷

的红烧鲤鱼，象征着年年有余；那些“肚皮”鼓鼓在锅里翻腾的饺子，更增加了年味儿。掀开锅盖，蒸腾起的那团白气，氤氲了我的眼镜，那扑面而来的香气，让我陶醉在这美味的盛宴里。为了这顿年夜饭，大家忙得热火朝天，心里也是暖融融的。

妈妈在厨房里忙活着，我也没闲着。我把亲手写的福字和买来的小灯笼等挂饰，将家里装点得一团喜气。我还用大米熬出了黏糊糊的浆糊，用来贴春联。爸爸告诉我，用浆糊贴的春联光洁又牢靠，任凭一年风吹雨打也不会掉。我还跟着奶奶一起剪窗花，剪出一个个可爱的动物，还有一些吉祥话，贴在家里，增添喜气。

年，是一番辛勤劳作后最隆重的欢庆，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。家，这个避寒避暑的居所，因为年有了更加特殊的意义，因为团圆有了更加神圣的内涵。

(作者系晶城中学学生，家住恒德花园小区)

又到过年的时候了，家家户户忙着办年货。这使我想起1978年的冬天，在我南汇乡下老宅里的一顿年夜饭。那顿饭，虽然是满满的一桌，实际上只有一个菜，全是用鲜肉馅做成的，我叫它“塞肉全席”。

那还是“改革开放”刚刚起步的年代。我们乡下人的生活，不像城里人那么讲究，过年过节，吃的和平时没啥两样，就加一两个菜，桌上有点荤腥就可以了。那年，我和弟弟相继考了大学，我先送他去了南京，我自己后来也收到了上海学校的录取通知，可谓“双喜临门”，一家人共同生活的状态从此被打破。那年寒假，我们兄弟俩双双回家，半年多没见儿子了，一家人终于团聚，爸妈心里自然是乐不可支。

可是有一件事让爸妈犯了难，这眼看要过大年，桌上的年夜饭还没落实。该弄些什么，好好招待两个城里回来的儿子呢？

爸妈都是地道的农村人，虽在乡下小学里教书，但对于饮食做饭不讲究。凡是菜只求烧个熟，至于“色香味”则全然不懂。我兄弟俩从小到大，倒也习惯了家里的粗茶淡饭。可是爸妈这次不这么想，儿子到城里读书，那就是“城里人”了，好不容易全家聚在一起，这顿年夜饭可马虎不得，非要弄一点花头、展示点新气象不可。

想法倒是不错，可“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”呀。到底要弄个怎样的花头呢？以前过年，家里八仙桌上老常规是“红烧肉”，“炒鸡蛋”，再加几个蔬菜。这次年夜饭，如不做“红烧肉”，还能做出什么菜呢？一家人七嘴八舌，一筹莫展。

我们浦东人过年，历来有个传统，家家户户要做汤团，象征“团团圆圆”。汤团个儿大大的，用肉糜伴青菜做馅料，包在糯米粉里特别好吃。联想到我学校食堂吃过“百叶包塞肉”，计上心来，我说：把肉剁成肉糜，用各式各样的“塞肉”，做一顿丰富的“塞肉全席”，作为年夜饭，一定别开生面。老爸正束手无策，听到我献如此妙计，连声说好。

“塞肉”的菜，最出名的要数“油豆腐塞肉”和“油面筋塞肉”。这东西原来基本都是空心的，用筷子轻轻戳一个洞，肉糜馅子轻轻往里塞，既要塞足，又不能撑破，力度要恰到好处。洞口不能太大，大了就破相了。还有两个菜，“百叶包

肉”和“蛋皮包肉”，原理一样，馅子也一样，只是技法有所变化，将“塞”换成“包”，换汤不换药。

既然称之为“塞肉全席”，菜的数量品种一定要多，要放满整个八仙桌才可以，但这点品种觉得有点少。一家人集思广益，继续开发“塞肉”新品种。我想到自留地里种的青椒、黄瓜和西葫芦，平时都切成丝炒了吃，今天换一种吃法，打开盖头再挖心子，用来当“塞肉”的食料。“青椒塞肉”、“黄瓜塞肉”、“西葫芦塞肉”我以前既没吃过，也没看过，是我的独特创意，倒别有风味。

还有两道菜，一个叫“田螺塞肉”，挑出几个大的田螺，挖出它的肉，和肉糜混合一起，再塞进田螺壳里去；一个叫“河鲫鱼塞肉”，又大又肥的鲫鱼，也被拿来当做“塞肉”的容器，成了这次家宴最大的菜肴。这样，各种各样的“塞肉”组合在一起，大大丰富了年夜饭的内容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年过得很热闹。一家人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。记得一天早上，天还蒙蒙亮，我和弟弟还在熟睡，老爸便穿了棉大衣，顶着严寒出门，他负责年夜饭的采购；妈妈的特长是剁肉伴馅，菜刀在砧板上飞舞，声音有节奏有韵律。她伴馅有绝活，馅子凑近鼻子闻一下，就可知道咸淡，做馅子从不失手；而我的任务是“塞肉”，说起来也算是技术活；弟弟甘心做下手，在灶头后面拉拉风箱，添添柴火之类。

到了开饭的时候，一道道“塞肉”大菜先后上桌。“河鲫鱼塞肉”当作大菜放在桌子中央，象征“年年有余”；周围是各种“塞肉”的菜肴，有清蒸有红烧，有荤有素，有红有绿有搭配，一桌年夜饭像模像样。其中，“河鲫鱼塞肉”一上桌，整个屋子弥漫着浓浓香味，一家人你一筷、我一勺，立即被抢吃一空。不但图个好口彩，这道菜真是鲜，鱼的鲜和肉的鲜，鲜上加鲜。虽然吃来吃去吃的是同一种味道，但丝毫不影响一家人过年的兴致。

年年过年年吃。现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，吃也越来越讲究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78年的那顿年夜饭，是我难忘、最快乐也是最奇葩的年夜饭。

(作者系梅陇镇新闻志愿者，家住普乐一村)

## 「塞肉全席」年夜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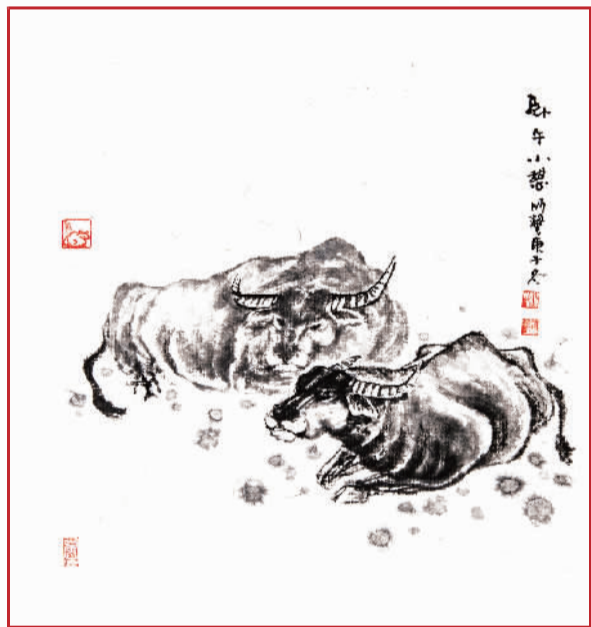
杨永涛

### 书画梅陇



健康如意春  
平安吉祥年

袁一民(作者系世纪苑小区居民)



卧牛小憩

阿馨(作者系罗阳七村小区居民)

### 【诗意梅陇】



#### 梅

熊显华

傲冰雪，  
凌寒霜，  
隆冬腊月何惆怅，  
风狂我更狂。

报春不争春，  
蓓蕾花枝竞相放，  
惟吾独秀驱寂凉，  
幽香浮破塘。

(作者系南方城小区居民)

### 剪纸作品



过新春

胡卫星(镇收藏侨之家成员、德国侨胞)

#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 
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 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